

外婆的浆巴糊

叶柏成

庄稼地里的苞谷熟了，远远望去，密密麻麻、排列有序的苞谷林，宛如一支绿色的队伍，如烟似纱的青雾中，一个个圆锥形的苞谷棒子顶端垂下柔软的棕红色须子。

年过古稀的外婆，戴着一顶金黄的草帽，穿着一双脚精致的黑绒布鞋，背着一个喇叭状的背篓，迈着碎步，走在清晨的田埂上。青青的草丛发出浓郁的气息，草从里蹦出绿蚂蚱、红蚂蚱，山雀们在林间跳跃，发出婉转的歌声。

外婆顾不得欣赏这些景致，她小巧的双脚快速交替着，走进了苞谷林。她黑色的裤子上被清晨的露珠打湿了一片，呈现出一簇簇暗色的花纹。身穿蓝色大襟子衣裳的外婆，她微微弯曲的背影，终于没入了苞谷林里。阳光的金线洒在外婆皱纹交错的脸上，形成亮晶晶的图案，外婆伸出古树枝一般的手指，动作娴熟，麻利地扳倒一个个饱满壮硕的苞谷棒子，她反手一扔，就稳稳当当地落在了背上的背篓里。

在密密的，长着宽宽的碧绿叶子的苞谷林里，外婆扳倒一个个苞谷棒子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，老远都能听到。

七月的暑热，如潮水一般阵阵涌来，不一会儿，外婆就汗流浹背了。苞谷叶子的边缘，长着细细尖利的锯齿，好似锋利的刀子，随时都准备偷偷割她暴露在衣服之外的肌肤。岁月与黄土地打交道的外婆，一年四季脸朝黄土背朝天，这些伤害她早已司空见惯。

手掌布满厚茧的外婆，小麦的麦芒，割人的茅草、苞谷叶子，在她面前都失去了恐吓的意义。横七竖八的刀口划在她古铜色的手臂上，外婆感应不到

疼痛，外婆在庄稼地中，练就了一副铁打的好身板。那时候的外婆，心里一定会默默念叨着孙儿、外孙们的名字吧，又到礼拜天了，在县城中学读书，可爱的丫头和淘气鬼们该要回来了吧。她要背回去这些苞谷，用石磨磨好浆巴，煮一罐酸甜可口的浆巴糊糊，犒劳儿孙们呢！

正午的时候，阳光有些烤人了，树荫下的蝉儿们正叫得欢实。外婆结束了劳作，她花白的头发里闷着一股股热气，她用手掌抹着脸颊上淌下的汗水，取下头上的草帽，轻轻扇着凉风，淡淡地笑着，背着一大背篓青青的苞谷棒子，穿过大坝塘弯弯的小径上。

外婆坐在堂屋的一把竹木椅子上，她剥下青青的苞谷壳子，露出苞谷棒子排列整齐的金黄银白、汁水充盈的颗粒儿。她熟练地把苞谷颗粒剥下来，装在一个盛着半盆清水的铝盆中，鲜嫩的苞谷颗粒如一颗颗美玉，浸泡在清澈的凉水里，显得非常诱人。

外婆伸手把漂浮在水面的棕红色的苞谷须子拣干净，把半盆苞谷颗粒用竹筛子细细地在水里淘洗，换了三次水，直到清汪汪的泉水干净得像一面镜子，照着盆底沉睡的苞谷籽，才开始唤着孙女、外孙的乳名，开始同她们一起用沉重的石磨磨浆巴。

孙女、外孙俩人，转动着长长棕褐色绳子悬在房梁柱子上的一根“丁”字形的木质磨杆，磨杆的一头安放在石磨木把手的孔洞里。

外婆家的石磨固定在结实的木架上，那圆形的两层石磨分为上磨磨和下磨磨，上磨磨由人力拉动磨杆，不停转动地为转动盘，下磨磨固定不动，为不动盘。石磨的上、下两扇接触面，用蟹子凿

出排列整齐的磨齿，用来磨碎粮食。上磨磨有两个磨眼，供漏下各种粮食，下磨磨之间有磨脐子（铁轴）。

外婆家的石磨，直径大约一尺左右，我和表妹两个十二三岁的少年，动作一致，从右到左推着长长的磨杆，上下两层磨扇摩擦着，发出闷雷似的轰隆声，外婆用铁瓢盛着一半清水，一半的苞谷颗粒，灌进圆形的磨眼里，随着我与表妹不停地转动石磨，从两扇石磨的缝隙中就时不时地碾压出洁白的、如瀑布一般的浆巴。柔软稀滑的浆巴，滴落在石磨下边放置的一口大木盆中，空气中飘起一缕缕新鲜的甜香味儿。

磨出来的浆巴在炎炎烈日的夏天，在蒸腾的气温下，经过几个小时的发酵，很快就有了一股酸滋滋、酸酸的味道。

在乡下，晌午饭总是吃得比较晚，当一弯银亮的月牙儿爬上了柳梢梢，火炉中，架起的干柴已蹿出黄艳艳的火苗，火苗舔舐着竹篱笆里伸出的长长的铁吊钩上，挂着的黑黝黝的一口铁锅，罐子里沸腾着半罐开水，外婆用清水和着浆巴，用铁瓢一瓢瓢放进铁罐子煮的开水里，一边放，一边快速地搅动，直到一罐子开水变成了黏稠的浆巴糊糊，浆巴糊糊在铁罐里冒着大大小小的气泡，发出咕嘟的声音，很快，浆巴的颜色变成了暗黄色。

外婆在煮熟的浆巴糊糊中，撒上几粒糖精，又搅动一番，就盖好盖子，用火钳拨弄一些热灰，把铁罐从吊钩上取下来，放在火塘边的热灰上煨着。她用烧热的菜油炸出红红的辣子油，用酸菜坛子里的酸水与剁碎的大蒜搭配，凉拌出一小盆黄瓜片，再炒几盘子洋芋丝丝，清清爽爽的黄瓜片与香脆可口的洋芋丝丝

刺激着我们的味蕾，一汪汪馋人的口水在嘴里左冲右突。

外婆让我们喊叫在外边忙活的舅舅、舅母回家吃饭，当我们飞跑着喊回做木工活的舅舅，用缝纫机缝制衣裤的二舅母回来时，四方方的木桌上，圆形的土瓷碗里都盛着热气腾腾的浆巴糊糊，我们坐在长条凳子上，迫不及待地捧起土碗，喝着碗里温热的浆巴糊糊，吃着香脆的凉拌黄瓜和洋芋丝丝，好畅快好惬意啊。

滑溜柔软的浆巴糊糊，进入口腔后，那酸酸甜甜的滋味儿，香甜可口，回味无穷。满屋子发出的呼噜呼噜喝浆巴糊糊的声音，是20世纪70年代乡下农家，见惯不怪的。那时候，我觉得浆巴糊糊是天下最好的美食，浆巴糊糊有多好喝，浆巴馍有多好吃，我的外婆就有多疼爱她的孙儿、孙女们。

外婆八十二岁那年，无疾而终。她躺在柏木制作的棺槨里，面容很安详，如睡着了一样。我的母亲和二姨哭得死去活来。母亲和二姨用悲悲戚戚的歌声，细数着外婆生前的千般贤惠、万般辛劳。我默默伫立在一旁，眼含泪水，想到我再也喝不上外婆亲手煮的浆巴糊糊了，再也看不到风里雨雨里，一生与庄稼打交道，精神矍铄、面容慈祥的老人了，一想到这些，我的眼前便是白茫茫一片。

如今，好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，过惯了大鱼大肉富裕生活的我，时不时需要换一下口味，我在集市上买来用机器打出来的浆巴，用电饭煲煮上一顿浆巴糊糊吃，只不过这滋味，比起外婆同我亲手用石磨磨出的浆巴，再用柴火煮熟的浆巴糊糊，相差太远了。



镇坪五眼泉 江白鹭 摄

瀛湖

第 1452 期

八仙清凉游

王健春

暑期，孩子嚷嚷着要旅游，我们去了平利县避暑胜地——八仙镇，大巴山第二高峰化龙山屹立于此，这里的夏天如春天。

翻过冯家梁，热浪随即退去，凉爽夏风迎面而来，时光仿佛倒流，一下回到了三月。仰望，天不是蔚蓝，是纯蓝！纯得鸟儿美丽的羽毛和五官都瞧得明明白白，不用说飘过的树叶儿了，小虫咀嚼的齿印和叶茎都衬得清清楚楚。环视，群山逶迤，满眼皆绿，山腰和沟壑渗出的股股清泉，俯瞰，河水清澈见底。

八仙石多地少是出了名的，有限的生存空间，铸就了人们坚毅朴实、自强不息的意志品格，他们依山傍水而居，在岩石上凿出一块块宅基地盖房，稀少的平地，都省出来种庄稼，岩边、沟边、溪边、道边，凡是可以开石头的地方，都是一个平台的地方，都是他们的庄稼地。极目四望，八仙的街道是石子铺的，巷子是石块围的，屋墙是石砖砌的，房顶是石板盖的。大家纳闷儿，这八仙的“砌匠”用什么神功，将这些奇形怪状毫无规则的“五彩石”排列组合得那么整齐、严密、结实，来八仙的人都要好奇地瞅一瞅这冬暖夏凉的石墙石屋。

龙门桥临街右侧，镶嵌“廖乾五故居”五个红色大字的大理石碑格外醒目，这幢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四合院式老屋，由前厅、后厅、天井、左右厢房组成，虽然经历了无数风雨，但依然坚韧地矗立着。跨过门槛，厚重的历史气息如清风扑面而来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，光亮可鉴的青石条、灰砖墙上斑驳的苔痕、清檐上摇曳的荒草，还有古色古香的门窗，无声地传递着

这座老房和主人的远去岁月。

天书峡是有名的景区，到了八仙，不游天书峡，等于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。这里峡谷幽深，溪流隐藏于茂密的森林之下，时而缓缓而动，时而如万马奔腾。清风徐来，花香扑鼻，令人陶醉，暑热和疲乏顿时消失殆尽。峡谷里岩石全是线条纹状，层层叠叠像书册，人称“天书石”。大大小小的石头或立或卧、或散或聚、纵横交叠。有的静卧水中，似凶猛的鳄鱼、待命的潜艇；有的起伏岸边，如饮水的犀牛、敛翅的雄鹰；有的因流水侵蚀，变得浑圆油光，像远古时期恐龙的卵石、熊猫的幼仔；有的经岁月琢磨，中间凹陷，恰若天然的浴盆、搁浅的渡船。

峡谷下游，有一方破裂的巨石，如刀削斧劈一般，垂直而立，缝隙不足半米，透过裂缝仰视，天似一线。民间传说，曾有蛇妖，偷窥天书，遂遭雷击，劈开了这部天书。那褐色的岩壁，让泉水浸得莹润滑光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就这么随意地呈现了一幅意境深远的山水墨图。

夜宿八仙镇，墨蓝色的天幕缀满钻石般的星辰，闪烁迷人的光芒，仿佛在对话人类、欣赏秦巴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偶尔，一两声蛙鸣或打破夜的寂静，晚风裹挟着茉莉的清香掠过荷叶涟漪的水面，草丛中萤火虫翩跹起舞，这样的夏夜，让人心旷神怡，沉醉其中，不愿离去。

镇坪五眼泉 江白鹭 摄

故乡的母亲节

唐越娥

故乡的河叫老龙河，她总是伴着棒槌敲衣的脆响，漫进我午夜的梦里。我至今记得那年夏天，日头把河面烤得直冒热气，我和姐姐偷偷溜到河里。我们来不及把凉鞋藏进石缝，母亲的呼唤就顺着石包后的小路飘了过来。她手里攥着荆条，鬓角的碎发被汗水粘在脸上，平日里舒展的额头，此刻拧成了川字纹。“爬上来！”她的声音抖着，我看见荆条在她掌心攥出细密的红痕。

检讨书是趴在门墩上写的。母亲说期末考试到第一名，就取消这次检讨，并给我买中长纤维的粉红上衣，还给我买印着北京公园的漂亮文具盒。母亲把荆条捋了捋问：“知道错哪儿了吗？”她的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。

“石潭里水深，水鬼专拽不听话的孩子。”母亲气恼地接着说。我偷瞄她红肿的眼皮，忽然发现她鬓角竟有了白丝。那晚的打落在屁股上时，我咬着牙没哭，却看见母亲转身在抹泪。

哥哥背着我在院子里走，他说：“妈半夜偷偷给你抹药呢。”母亲的针线箩总摆在堂屋大柜上，碎布片在她手里能拼成万花筒。二三月里，太阳暖暖地照着，母亲早早就给我张罗，做一双春秋天空穿的敞口鞋。母亲没钱买花布，就在我拣来的碎花布中，挑出一些接成花布，看着细密有规律的针脚，漂亮的鞋面，我喜爱极了。

可是鞋子做好后，我的脚却伸不进去，母亲在鞋口剪了个小豁口，我勉强穿上。看着母亲浮肿没有血色的脸，看着手中珍爱的花鞋，我哭得越来越伤心。

母亲叹了一口气：“娃长得快，明年妈再给你做双大的。”那个冬天干冷无比。病中的母亲半躺在床上，教我用旧衣裁剪做棉袄。她指点我，先把两件稍大的翻领旧上衣的正面对套起来，把袖口和对襟各自缝合，再把领口缝合。

接下来母亲教我装棉花。“把棉花扯匀。”母亲说话时胸口起伏得厉害，每说一句都要停下来喘口气。她让父亲帮忙翻面，先用几块塑料纸铺在棉花上，然后把衣服从上而下卷起来，塑料纸在棉絮下发出沙沙的响声。父亲从衣服下摆开始边翻面边展开，掏出袖子，扯出塑料纸。我就缝合下摆，把衣领、衣身、衣袖都引引道线，以防棉花移位。再把前襟钉上暗扣，这样，一件棉袄就制作完成了。

九岁的我穿上自己亲手缝制的棉袄给妈妈看时，母亲只能无力抚摸我的头，欣慰地笑了：“娃手巧，比妈强。”

我继续赶制着母亲和家人的棉袄，可是给妈妈缝的棉袄，胳膊窝底下有点窄，穿不上去。她披着棉袄坐在床头，看我在堂屋忙前忙后，忽然说：“等开春了，妈带你去河坝挖荠菜去。”

没有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，母亲走了。

那天，我从油坊沟，弄了好大一笼干洋姜干，还有其他柴草，拖到我奶娘家。二姑给了我几瓣橘，我把橘子拿回去给我妈吃。母亲躺在床上，嘴唇像褪了色的花瓣，我把橘子递到她嘴边，她却摇头：“我不吃，留给你和你哥吃。”随后母亲的呼吸逐渐急促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喘息声像破风箱。她微弱嘶哑的声音，让我产生不祥的预感。她招招手，我俯下身，贴近她的脸。

“快去喊你爸回来！”妈妈的声音轻得像河边的雾气。我不敢走远，就站在门前山包上喊爸爸，喊哥哥，喊哑了嗓子，也没有一个人应声。我喊一阵就回去看母亲，逐渐地母亲声音开始变小了。

我不停地喊着：“妈——妈——妈妈！你再坚持一下！”我冲下河坝去找爸爸。

我跑到龙娃大爹家门前不停地呼喊爸爸，他家的划拳声一阵高过一阵，大狗的狂吠把我的哭喊撕得粉碎。我焦急地在河坝哭了起来。“爸爸呀，你赶紧出来回家呀，我妈快要不行了！”寒风中，无助的我哭喊着，寒风打着呼哨，带走了母亲。

母亲心有不甘，万分不舍地走了，冬日的老龙河，叹息着呜咽着，那哗哗的浪花如挽歌，托着母亲的灵魂飘然而去。

父亲哭晕了过去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在掉泪。重病的爷爷爬着，来到我家的门前坡下，哭喊着：“可怜的娃儿，命苦的娃儿！”他被人背了回去。如今每次梦回故乡，总看见母亲坐在石头上洗衣，她回头朝我笑，河水漫过她的脚踝，河里的鱼群依旧成群结队。那双花布鞋，鞋头的豁口霸道温柔的疤，每次看着似乎都能听见母亲说：“慢点儿跑，别摔着。”河水依旧缓缓流淌，把母亲的音容笑貌都揉进了波纹里。每当我在深夜醒来，总能听见她在耳边说：“娃啊，一定要争气！”于是我知道，她从未离开，她就住在河岸边的柳树上，住在针脚细密的棉袄里，住在每个午夜梦回时，让我泪流满面的老龙河水声里。

老家那棵药木树

马波

我的老家在紫阳高滩大坝的一个山沟沟里，院子里十几户人家都姓马，所以都把这个庄子叫马家老房子。老房子的背后长着一棵硕大的药木树，七八个人手拉手才能把树干环抱住，它正好长在院子后面，树枝丫肆意伸展，像一把巨伞将整个院子都罩在底下，春挡飞絮，夏遮烈日，秋拦落叶，冬阻寒风。

我们从小就喜欢在药木树周围打闹嬉戏，可以说是这棵树看着我们长大的。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，这棵药木树也慢慢地变得苍老了。

药木树的枝干像老人布满青筋的手臂，努力地向天空伸展着。谁也说不清是哪一年的事，一场火把树干中心烧空了，黑漆漆的树洞像张开的巨口，却偏偏没有伤着外层的筋骨。打那以后，树心就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。钻进半人高的树洞里，能闻到焦木混着树皮的特殊气息，我们蜷缩在里面玩躲猫猫，或是分食偷藏的野果，连咳嗽声都得捂住嘴巴，生怕被大人发现。树干内壁被磨得光滑，沾着我们蹭掉的衣角布屑，像藏着无数个没说出口的秘密。

每年春天，嫩绿的叶子就像赶集似的，一下子挤满了枝头。伸展到院子上的枝丫缀满新叶，风一吹，叶尖能扫到屋顶的石瓦片，却够不着晾在竹竿上的破衣衫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在院坝织成晃动的网，我们追逐着光斑奔跑，笑声撞在斑驳的墙壁上，又弹回在树的阴影里。

夏天的时候，药木树的浓荫把院子遮得严严实实。大人们搬着板凳坐在堂屋门口歇凉，张家长李家短闲聊闲话，满院子都是嘻嘻哈哈的笑声。下雨时更妙，雨点打在叶子上发出沙沙声，似一首轻柔的乐曲。院子里的水缸、石磨都淋不着多少雨，大人们照样在屋檐下忙活，说这树比瓦房还顶用。

秋天到了，药木树的叶子开始变黄，风一吹便簌簌地往下落，像无数只黄色的蝴蝶扑向院子，连瓦檐上都落得厚厚一层。大人们把树叶扫成一堆，背到地里沤上一冬就是好肥料，开春搬到菜地里，瓜果蔬菜长得格外快。我们看着那渐渐隆起的土堆，仿佛已经看到了来年菜园里绿油油的景象。

冬天下雪时，药木树光秃秃的枝丫像搭起的骨架，依然把院子罩得严严实实。雪粒子先是打在枝丫上，后来就变成鹅毛大雪，一夜之间，枝丫上积起半尺厚的雪，远看像给院子戴了顶蓬松的白绒帽，连树洞里都落进不少雪，结成亮晶晶的冰碴。我们一群小孩在药木树下堆雪人、打雪仗，别提有多快乐。

后来，不知从哪年起，院子里的人开始往紫阳县城搬，到如今院子里的十几户人家已经全都搬空了。每年春节和清明我都会回老家上坟，看到东头的瓦房塌了半角，西头的猪圈长满了蒿草，青石板上的裂缝能塞进手指，唯有那棵药木树还坚挺地矗立在老地方，烧空的树心积着雨水，枝丫依旧罩着萧条的院子，只是叶缝漏下的阳光，再也照不见追逐打闹的人影。看到此情此景，心里不禁思绪万千。

我站在树洞口往里望，黑漆漆的深处仿佛还回荡着童年的欢声笑语。风从树洞里穿过去，呜呜地像是谁发出长长的叹息。这棵烧空、吹不倒的老树，成了老家唯一的守院人，用满身的疤痕，铭记着那些曾经热热闹闹的日子。



紫薇

翁军

紫色，总有一种神秘感。它在光谱尽头，带着未说完的故事。父母长眠的秦巴腹地的山坡上，我们栽了紫薇。他们生前爱这树——开得热闹，谢得从容，褪了色的花瓣仍恋恋不舍地贴着枝头，像老人舍不得扔掉的旧衣裳。对紫薇的喜爱，就像我深爱着父母。前几日，路过北京玉泉路，看到紫薇开成一道花瀑：红似朝霞，白如瑞雪，紫若暮烟，粉如凝脂，我怀揣雀跃的心情，跨越千里，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邀约。

雁栖湖畔，闷热像一层密不透风的纱，黏腻的雾气扑在脸上。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毕业典礼上，院士的红绶带垂在黑袍上，垂坠的弧度像极了老家紫薇低垂的花枝，按捺时那句“做脚踏实地的追光者”，落在孩子的耳畔，竟让年过半百的我眼眶一热。“两弹一星”的浩瀚映像，衬得台上的学子们个个精神抖擞。台下的亲人有的偷偷抹眼泪，有的举着相机拍个不停，家国情怀、脊梁般的担当与荣光，久久在心中回荡。

典礼散场时，晚风已捎来凉意。街上飘着烤鸭香，我们循着香气奔向全聚德，意在犒劳一下自己。老字号的招牌亮晃晃的，推开雕花木门，铜铃轻响，桌子椅子都是木头的，挂着红灯笼，一股老北京的味儿漫了过来。找了个靠窗的座儿，金黄油亮的烤鸭端上，师傅手起刀落，片片连皮带肉，厚薄正好。孩子先夹了一片，蘸了酱，裹上葱丝黄瓜，递了我想起来，饼边上还沾着他的手指头印。这一刻，倒让我想起他小时候攥着我的手学走路，手心也是这么潮乎乎的，带着依赖的温度。轻轻咬下，酥脆的鸭皮在齿间“咔嚓”绽开，肉汁混着酱的甜、菜的鲜漫开来。

窗外，风拂过紫薇花枝，有朵粉花探过栏杆，我不经意碰了碰，落了片花瓣，它像个爱笑的孩子，藏不住高兴似的。难怪，紫薇又叫痒痒花，既顽皮又害羞。这在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花，倒成了异乡最贴心的慰藉。

攥着掌心飘落的紫薇花瓣，我们踏上了从北京到南京的高铁。这场“双京游”，原是圆我多年的梦——上一站是孩子的成长礼，下一站，该去寻寻祖辈的痕迹了。

第二站是金陵。夫子庙的烤鸭小巧玲珑，入口带着江南特有的甜，软软的，不像北京烤鸭那般浓烈，倒有几分吴侬软语的韵味。

秦淮河水波潋潋，灯火通明，岸边一株素淡的紫薇，被灯光映得半明半暗，轻盈摇曳，温柔得就像怕惊扰了河底沉淀的旧时光。望着它，忽然想起母亲曾说，祖上是金陵一条种满药草的巷子迁走的。明末清初远赴安康的祖先，想必也怀揣一捧故乡的泥土，正如母亲当年在老家院角插下的紫薇枝，落地便生了根，默默长大、开花。

我们沿着河岸找了许久，搜遍地图，终究未见“草药巷”的踪迹。“不见也好。”心里这般想着，竟无半分怅惘。恰似这河畔的紫薇，纵使名姓湮没于烟水，根脉仍静悄悄扎在时光的土壤里。母亲若知，定会轻笑：“草木何必问来处？能活成风景，便是最好的根。”

回到家乡，安康终于下雨了，细细密密，缠缠绵绵。在香溪洞山头，能感到岩石吸饱水的松软和欢畅。远眺汉江，半年多无雨近乎干涸的江水，瞬间恢复了活力，哗啦啦地拍着岸边的石头。

“盛夏绿遮眼，此花红满堂。”又一次来到母亲的安息地，刚开的小花缀着雨珠，透点浅紫，像父母以前穿的那件旧衣裳，洗得发白却妥帖。我闭上眼睛，任由雨丝打在脸上，这浸润着旧衣浅紫的花影，从雨幕深处蔓延开来。

